

目 录

解放初期在北安的日日夜夜

.....章 林

赵国卿 整理 (1)

“边家窝棚”剿匪纪实

.....才作金 (47)

培养干部的摇篮

——在黑龙江省军政干部学校的日子

.....张守中 (54)

黑龙江报业史的一页.....王雅忠 (63)

记忆中的“克山病”防治与研究

.....刘殖实 (84)

伪满北安县“俱乐部”的内幕

.....刘洗尘 整理 (127)

伪满北安四大特务

.....刘洗尘 整理 (134)

北安“乐团”的前前后后

.....孙希伟 (143)

伪满北安的文化设施

.....孙希伟 (159)

< 小 资 料 >

金 代 官 印周书臣 (164)

Y-393

北 安 文 史 资 料

第 三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安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9年12月

主 编：李景阳

编 辑：李世荣

责任编辑：苗丰诗

解放初期在北安的日日夜夜

章 林

1945年9月2日，我们从延安出发，奔赴东北。11月15日深夜抵达——北安。于1947年9月，我调离北安。在前后近二年的时间里，目睹和经历了北安城的动荡、混乱、复杂的斗争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历史。

一、抗战胜利大快人心，奔赴东北十万火急

1945年，我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参谋部办公厅生产处担任支部副书记。当时，叶剑英同志担任八路军总参谋部的领导工作；黄东欧同志任办公厅主任。

这年8月15日，东北解放了。作为曾为此而奋斗的战士，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个伟大胜利更令人激动呢！整个延安沸腾了，战友们奔走相告，笑逐颜开。

8月20日，黄东欧同志和生产处的王处长找我谈话。让我作好去东北工作的准备。我感到有些突然。在此之前，组织上曾准备分配我去华中工作。我是南方人，当然很高兴。现在，突然改变了，由“南下”变为“北上”，我是没有想到的。但是，作为革命战士，对组织上的调遣，只有服从，是不能讲价钱的。我当即向领导表示：局势发生根本变化，个人服从组织决定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。我爱人赵晓军，当时在延安大学学习，也决定中断学业，同我一起北上。

8月下旬的一天，党中央在中央党校礼堂召开了动员大会。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

作了动员报告。少奇同志指出：“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，国民党提出单方面受降，并准备抢占东北。党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，做出了新的战略决策，派大批干部进驻东北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。”他要求我们，要迅速开赴东北。当时，我们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，不象国民党那样有飞机、火车、轮船、汽车。而要求我们，用双脚，徒步行军，抢前进入东北。

东北被日本侵略者统治了十四年，形势复杂，国民党、地主武装、伪警宪特相勾结。狼心狗肺，无恶不作，势必给我们开辟根据地的工作带来极大困难。因此，少奇同志又指出：

“我们到东北，能不能站住脚跟，就看我们的工作，要准备作孙行者，要在铁扇公主的肚皮里开展斗争。”

听了刘副主席的报告，胸怀豁然开朗。从全国形势的发展来看，把东北掌握在我们手

里，在东北站稳脚跟，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，对于解放全中国，将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我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，充满信心。而我们每个同志都知道，奔赴东北，路途遥远，那里，环境险恶，要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，这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，都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。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党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决心，是不会动摇的，我们为夺取新胜利贡献力量的决心也是不会改变的。

二、千里行军日夜兼程，艰难险阻无所畏惧

1945年9月2日，我被编入东北干部团。总带队是林枫和张秀山同志。下设三个大队，我在一大队四中队。中队长姚仲民，党支部书记王化成。一个中队100来人，同队有

高衡、赵晓军等。

9月2日下午，离开延安。为了安全，中央一个连战士护送干部团。9月6日，我们抵达绥德专署，在那里休息两天。林枫同志在这里召集干部团同志开个大会，主要是鼓舞士气，并总结了几天来行军的经验。他指出：“日本人还没撤走，我们要渡黄河，过封锁线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，要轻装前进。”这时，我爱人赵晓军，正患疟疾，中队领导非常关心，动员把她留下。赵晓军顽强地表示：“一定和同志们一起到达东北。”一路上，我们互相帮助，克服了许多困难。有一次涉水渡河，正遇涨水，河水一米来深，而且湍急。同志们手拉着手，有的拉着马尾巴涉过急流。不久，我们坐船过了黄河，往北到了兴县，在那里休整了一天，继续赶路。在通过同浦路的一次夜行军中，为了轻装越过封锁线，我们把唯一的

一床毯子和几本书，包括刚刚用津贴买的——一本俄语大词典，全部扔掉了。这时，日本政府虽然宣布了无条件投降，但还有些日本兵，不愿放下武器，有时偷袭，枪声不断。大队传口令：“跑步穿过封锁线，紧跟上，不能掉队！”我们越过同浦路封锁线时，已是次日的拂晓了。

从兴县出发，横穿晋西北，经苛岚、五寨、神池、朔县、应县、广灵等地。为了避开敌人据守地点，只好绕道前进。长途跋涉，翻山越岭，十分艰险。为了赶在国民党飞机、轮船、汽车的前面，我们顶风冒雨，日夜兼程，不停地走，脚磨起大水泡，流水淌血，仍然坚持，没人叫苦，没人掉队。在经过神池境内的五台山主峰——海拔二千公尺的摩天岭时，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，山上烈日炎炎，山下大雨倾盆。我们急行军，又饿又累，走到山脚下已是午

夜十二点。干部和战士共200多人，找住宿的地方是很困难的。我和史梓铭两对夫妇，同住一间小土屋，门前还停着一具老百姓的尸体，太疲劳啦，躺下就睡着了。

经过四十多个日日夜夜，我们到达了已被我军解放的怀来县。从那里乘火车，向东北进发。火车奔驰了一整天，到了张家口，进城休整了三天，继续北上。又经二天，到了古北口。从古北口再北进，因煤质不好，火车一小时只能行进几公里。开车的司机是位很有觉悟的老工人，知道我们是去接收东北的干部，精心开车，终于安全地把我们送到了锦州。当时，我们的心情异常激动，我们用两只脚，终于战胜了国民党的飞机、轮船和汽车，抢在他们前头，进入了东北。从锦州到沈阳后，我们干部团住在城郊的鄯汾屯。

十月末的沈阳，天气很凉了。因为路上

已经把衣物扔掉，我和爱人只好用节约下来的伙食费（银元）到街上买了两件日本军用大衣。驻沈阳的苏军巡逻队，见我们穿着日本军大衣，把我们当成了日本人，用轮盘枪对着我们，幸亏我在新疆学过俄语，我用俄语对他们说：“是自己人，我们是八路军，是毛泽东派来的。”他们明白了，高兴地放开了我们。一部分干部留在沈阳，我们继续北进。

刚到长春站，苏军到火车上来检查，见高衡同志戴着眼镜，误认为是日本人，就把他带走了。后来我去找苏军，用俄语作了解释，说明我们是八路军的干部，是到东北来接管政权的。他们听了很高兴，还拿出白酒，同我干杯，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三天之后，我们乘火车到了哈尔滨，这时已是11月初了。我们下车后，住进了现在哈尔滨市第三中学的地下室。

这时的哈尔滨，苏联红军很多。也看到一些日本人，男的女的都在卖东西。因为市面很乱，人心惶惶不安，我们很少上街。

又三天之后，一部分同志留在松江省工作，我们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工作的100多位同志，继续乘车北上，直奔北安。

三、形势复杂敌友难分，千疮百孔接管政权

1945年11月15日晚10点，火车徐徐地开进这次列车的终点站——北安车站。

北安，是伪满州国北安省省会所在地，人口不多，城市规模也不大。

因为接我们的人还没到，只好坐在车厢里等待。从车窗看去，夜沉沉，雪茫茫，一片寂静，远处隐约可见的是白雪复盖的屋顶。

大家都不说话，默默地望着灰蒙蒙的夜

色，思索着未来的工作和斗争，思索着复杂而艰巨的接管工作。

半夜十二点左右，先于我们到达这里的省主席陈大凡同志派人来接我们。我们的下榻处，原来是伪满警察署。进屋后，我扫视墙上四周，见正面墙上挂着蒋介石的像，旁边写着“欢迎中央军来接管”的大字标语。我用胳膊碰了一下史梓铭，示意叫他看看。史梓铭看了之后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看来，人家不是欢迎我们，是欢迎国民党。要警惕啊！”，这又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啊！”

我们大家坐在地板上，背靠着暖气，互相看着。虽然又累又饿，但谁也不想睡。我在想：“我们的目的是接管这座城市，现在已经进城了，摆在我们而前的工作就是接管伪政权，开辟工作，复杂的斗争即将开始了……”这时，不由得又想起在延安时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

志叮咛的话：“要学会作孙行者，在铁扇公主肚皮里开展斗争。”这里的情况表明，这个估计是正确的，我们将面临一场非常严峻的考验。

北安城的斗争就将会十分复杂、激烈而尖锐。

同我们一起到达北安的有赵德尊（原黑龙江省人大主任）、杨英杰（原湖南省副省长），后来王鹤寿（原中纪委书记）也来了。

11月底，中共黑龙江省委已成立，王鹤寿同志任省委书记，范式人同志任副书记，赵德尊同志任组织部长，王望聘同志任宣传部长；陈大凡同志任省政府主席，杨英杰同志任副主席。

按照省委指示，我们分头去接管伪省政府的各职能部门。宫洗尘同我的任务是接收伪省政府警察厅。这个厅原有50多人，伪厅长姓张，副厅长是日本人。

宫洗尘同我一起，召开了原警察厅中国人

职员大会。首先由宫洗尘同志讲了话，他说：

“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中国人民胜利了，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生活 14 年的东北人民解放了。你们都是伪满统治时期的职员，因为生活所迫，不得不为日本人做些事情，你们现在要安守本职，把档案和公物保存好，听候处理。”

我接着说：“日本人被我们打败了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从此成为国家的主人。希望你们同我们合作，把接管工作做好。现在是新社会，保证人人有工作，人人有饭吃，人人有书读，我们是为穷苦人着想的……。”

伪职员们一时还摸不清我们是什么人，说是国民党吧？不像，衣着也不正规；说是共产党吧，也不明显。许多人只是哎声叹气。宫洗尘对我说：“在我们没有公开之前，就让他们猜去吧。这些人受奴化教育很深，有正统观念，心里向着蒋介石，要让他们靠拢我们，工

作很艰巨，还要经过斗争才行啊。”

在会上，由宫洗尘代表省政府宣布：宫洗尘任厅长，我任社会科科长。

宫洗尘是黑龙江省甘南县人，旧中国时，在齐齐哈尔市任中学教员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他背井离乡，到关内，从事抗日工作，参加了革命。这次他回北安之后，许多从前的熟人、学生都来找他。他就利用这些关系，了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，开展工作。

经过一段时间，初步了解到，伪满北安的教育局长苏文友和行政科长张希玉等人，伪满时投靠日本人当汉奸，帮助日本人鱼肉乡民，欺压百姓。日军投降后，又出面组织维持会，表面上是维持社会秩序，暗地里组织“国民党北满复兴会”。许多伪警察、汉奸、特务摇身一变，成了正统的国民党人。暗中积极准备迎接国民党中央军来接管北安，为国民党效劳。